

梦·幻·潮

德林 著



出版社



90248930



梦·幻·潮



德林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幻·潮/德林著. -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0. 10
ISBN 7-204-05388-5

I. 梦… II. 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039 号

梦·幻·潮

德林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高艺精密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25 字数:350 千 插页:2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204-05388-5/I·964 定价:28.00 元

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代人，他（她）们感受着上半个世纪乃至几千年遗留下来的苦辣，饱尝了下半个世纪的甜酸，又将对新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产生神秘莫测的影响。

我很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句话：“人是个谜，应该解这个谜，如果你一辈子都用在解谜上，也不要说你虚掷了光阴。”

牛顿从三棱镜中发现了太阳光中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光彩。我试图将这本三部曲浓缩打磨成一块三棱镜，读者从中可以看到人性中的七情六欲的桎梏与崩裂。

西方一位著名的学者近日称：对中国的这一代人的研究问题已经是迫在眉睫，与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国的领导层同龄的中国人在二十一世纪将会对国内问题、国际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作者



吱吱嘎嘎的乐曲声终于停止了。“同志，到了您哪！”三轮车夫伸手掀开蓝布帘子。小福子和奶奶赶快迈出了昏热的车棚。

“从前门到安定门，说好了是三毛钱，您是……”

车夫右手举着一张五毛钱的纸币，小福子望着眼前那一颤一颤的青筋在车夫的手背上跳动着。车夫边说边用左手中的布满黄斑的白毛巾擦着光头上的汗水。白粗布背心被完全浸透了，前后襟中间有几根布条相联像个小栅栏，根根肋骨在栅栏里面剧烈地起伏着。

“嗨，大晌午的，够辛苦的，就拿着吧！”奶奶拉着小福子的手踏上台阶，小福子用力推开漆皮剥落的大门，隐隐再现的“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门面向两边缓缓移动着。

“那就谢谢您哪！”一阵阴凉的穿堂风迎面吹来，也吹走了车夫的话音，吹走了吱吱嘎嘎的声响，树上的蝉鸣骤然传入耳鼓。

绕过长满青苔的假山，茂盛的藤箩花使空气变得甜丝丝的。

小福子站在过厅中不走了，使劲儿将自己的手从奶奶的掌握中挣脱了出来。“奶奶，我还要看仙鹤，数数数。”

过厅顶上画满了红冠白毛的仙鹤，像士兵列成方阵，条块整齐划一；像晴空中翱翔的群雁，不管你以哪个角度来看都是活生生的动感之态。

奶奶将蓝布包换了一下手，用力拽过小福子的手，说道：“先进屋歇一会儿，洗洗，再玩吧！”

穿过过厅。迈进房门。奶奶把布包放在迎面正中的红木条案上，轻轻地将小福子拉到条案左侧的脸盆架旁，用手指了指脸盆中的清水。小福子顺从的把双手伸进温乎乎的水中，搓罢胰子，扬手一伸欲将胰子放回原处，胰子在途中滑出手心从胰子盒的边沿向下落去。啪的一声，小福子连忙蹲下身在花砖地面上使劲儿抓起散发着茉莉香味的胰子。在红、黄、蓝三色交织的花砖地上映出棉絮般的泡沫，在从门缝中射进来的阳光中变成了彩色的花环。

“怎么啦？”奶奶张着站满面粉的双手从旁边的房门中探出身来。

咯嘣咯嘣的金属摩擦的声音从屏风后面传了过来，小福子慌忙用手巾抹了一下手，两步转到屏风后，“爷爷！爷爷！”

两片标准圆的镜片中，一双深陷的黄眼珠在光亮的宽阔的额头下显得有点昏暗。慈祥的目光从瞳仁里慢慢地发散出来。“什么时候回来的？小福子！”

小福子依偎在沙发扶手上，“爷爷！我们刚回来一会儿。”沙发中的弹簧又沉闷地响了几声。随着小福子的话语声渐渐停歇下来。

“你奶奶呢？”

“她在做饭呢！”小福子伸手从身前的茶几上拿起那根铜制的镇纸，用右手食指尖在镇纸上面的青竹纹路中划来划去。

“爷爷，月盛斋里可真香啊！”小福子的肚子在咕咕作响，见爷爷微闭眼睛靠在沙发中没有任何反应才猛地想起他是食素者，从来没有对肉食发表过什么评论，在语言中净化得都十分清淡，但是却有滋有味。

小福子感到头顶上一阵温暖，是爷爷在用手抚摸着自已的头发。

“你王叔叔可好啊？”

“好！他的肩章上有两个花儿，小哥哥说他爸爸是中将！奶奶做的棉袄小哥哥穿着正合适呢！阿姨说他们在过节时来咱家看望

您。”

“柔合……”

小福子的爷爷从略显凹瘪的嘴边喃喃地吐出一连串几个颤音，方圆的下巴上几条皱纹在上下微微波动。

“爷爷，王叔叔说他是用您给的大洋做路费跑到延安的，还说您从日本宪兵队那里保出来的一位杨叔叔在外地的部队当军长呢！”

小福子的爷爷从沙发中欠起身来从小福子的手中接过镇纸，轻轻地压在写有墨迹的宣纸上，将笔架上的毛笔拿在手中，将铜光明亮的笔帽套在毛笔头上，然后无声地把毛笔插入青瓷花的笔筒中，毛笔杆头上的红丝线圈儿向上直愣着。

小福子的爷爷干咳了一声，在小福子的耳边轻声说道：“他们在东北大学时不好好读书，哎！可是，爷爷是身无缚鸡之力的教书匠，也只能让他们去当兵打仗了！爷爷有好几个学生都是在战场上被打死了！要是能活到现在，和你王叔叔他们一样都会是栋梁之材啊！”

小福子睁圆双眼呆呆地望着爷爷脸上的两个圆镜片，从反光中感到爷爷的感叹似懂非懂，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但是，从心底中只认定那些叔叔肯定都是英雄好汉，像小儿书中的英雄一样。

“吃饭了。”奶奶的声音中含有劳作疲惫的韵律。

小福子的爷爷欲起身从沙发中起来，小福子将爷爷身上的灰色大褂下襟角从沙发座垫与扶手的夹缝中扯了出来。

小福子的屁股还没有坐在椅子上就伸出手将奶奶递过来的一角烙饼接了过来。顿时，白面粉的麦香味与油与烙饼层中的酱牛肉片的各色滋味扑面而来，小福子腹中的咕噜声和喉咙中的往下咽的口水，舌边突然溢出的流线以及张开的小嘴在同一个时刻运作起来。胳膊肘支在桌面上，只好用嘴向手中的烙饼一下一下的冲击，根本顾不上奶奶又端过来的鸡蛋汤，尽管在汤面上漂浮着醇香的香油花。

小福子的爷爷用筷子夹起一块素什锦放在口中，慢慢地咀嚼着，对自己的爱孙那副贪婪的吃相显得无动于衷。但是，他确实不敢正视站在自己对面的老伴的目光和表情。

他将左手持着的饭碗轻轻地放在桌面上，用手指捏起饭桌上的那粒米粒，抬起手无声地放入口中，那颗颗饭粒在口腔中是那样不经摩擦，却迟迟没有咽下去。

小北河畔堆积在灾民群中的袋袋大米虽然不像小山，也确实解决了几千老乡亲们的一时饥饿问题；小北河上游筑起的那座土坝上竖立着的石碑，有老石匠刻上的自己的名字和使自己观之而落泪的几行阴文；那把静静躺在床褥下的蛇皮宝剑有二十多年了，自己从来没有勇气举过头顶，那位远在天边处于囹圄之中的挚友同乡，赫赫有名的少帅还能记得长安大戏院的那个夜晚吗？送剑给一介文弱之人安能展其光哉！

时光继续倒逝，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中经过几天的留意观察，那位显然也是从小地方来的图书借阅员，在尴尬与无奈的神情中仍然从眉宇间露出坚韧和不凡的气质。也许，是由于自己也是从小地方来的缘故，在校园里从来没有在心田中漾出北京大学学生的那股优越的感情。孤独与近似同出一世，还有直觉中的好奇心终于驱使自己在一次难得没有周围的目光刺射的时机，在浓重的湖南地方话语中听清楚了对方对主义的探索。

夜深了，自己在学生寝室中久久不能入睡，远在故乡土地上辛苦劳作的双亲在乞盼着他们的儿子学成作事，用奉禄来解脱日晒雨淋中的筋骨。

“爷爷！您不舒服吗？”小福子在自己的胃完全充实了之后才注意到爷爷那有些异常的神情。“您喝口鸡蛋汤吧！爷爷！”

小福子的爷爷扬起右手摆了一下，对老伴儿说道：“请给我倒杯茶。”

“你吃好了！？”小福子的奶奶边说边转身出去。

小福子将身体靠在椅子背上，两只脚距地面还有一段距离，晃

荡着腿在桌子下面等待爷爷先起身再离开饭桌。

奶奶端着一只盖碗走了进来，几乎是在与盖碗接触到饭桌面的同时，“啪！”的一声从窗外传了进来。随即是一阵嚎哭声，小福子的爷爷皱了一下眉头。

小福子的奶奶伴随着西屋钱大妈的叫骂声抽身走了出去。小福子赶紧双脚落地想跟在奶奶身后到院里面，爷爷从喉咙中轻轻地嗯了一声，小福子立即又将身体弹回到了椅子中。

“他钱大妈！又怎么啦！”奶奶的轻声细语中渗透着同情和无可奈何。

“哎！奶奶，这小援子太不懂事，把留给他爸爸的一个窝头给吃了！”

“援子，别器了，上奶奶家去！”

“不。”小援子从哭声中吐着咬字不清的语音。

一阵寂静好像院子里没有人似的。但是，小福子知道的那些小伙伴们都在家里吃饭或趴在窗前向外偷看呢！

从大门洞传来沉重的走步声，小福子听出来这是钱大爷下班回来了，小援子又有一场真正的皮肉之苦要来临了。

也许，是站在中院的奶奶也听到了来自大门洞的声响，“小援子，快来奶奶家，奶奶给你把小黑手洗干净。”小福子的奶奶轻声说道。

奶奶领着小援子走了进来，小援子的脸上几道泪痕掺着灰尘紧紧地沾着，光着的上身也有几条污浊的道道缠在上面，左肩头显露出四个红手指印，棱角分明地凸着。

“他爷爷，你和小福子过那屋歇着吧！”奶奶低声向小福子的爷爷说。

小福子正在不知所措地望着自己的小伙伴。被爷爷起身的动作乖乖的离开了饭桌。

小福子想到院子里去，但是，他朦朦胧胧的意识到，此时的院子里会有很多只耳朵和很多束目光在搜寻着什么。他没有敢迈出

房门一步。

“小福子，把唐诗三百首给爷爷拿过来。”

“您让我背哪一首？”小福子从对面的写字台上取出那本线装的唐诗诗集，双手托着书恭恭敬敬地送到爷爷的眼前。

小福子的爷爷接过诗集，若有所思的又将这本诗集放在一边，目光移向了旁边那一层摆放整齐的杂志上。

小福子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马上又放下心来，心想爷爷总不会考自己《红旗》《前线》中的内容吧！

只见爷爷将放在最上面的那期《红旗》杂志拿在手中，放在眼前凝视着，深思不语的好像是在想着什么。小福子竖起耳朵听着隔壁奶奶向小援子说着，“等你爸爸一会儿走了再回家，奶奶洗碗，你好好坐着不要出声。”

“小福子，你知道这两个字是谁写的？”

小福子猛地被爷爷的轻声问话将心转了回来。

“这是毛主席写的！是您告诉我的！”小福子提高了嗓音自信地回答道。

“万废待兴啊！”小福子的爷爷将杂志的封面向小福子面前侧了过来，像是让小福子认真的欣赏那两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这时，院子中出现一阵骚动，杂乱的脚步声流向大门口，过了片刻又恢复了安静，上班的大人和上学的孩子们都走了。

小援子像一只泥鳅样的来到了小福子面前，在两边小肋骨的衬托下肚皮鼓鼓的直冒青色的血管，像是两只骨瘦嶙峋的大手在欲抓住一个大球胆。

“小援子，咱们到后院花窖玩去？”小福子抑制不住地向小援子说道。

只见小援子摇了摇头，满脸畏惧的神情望了一眼对面端坐在小福子身后的爷爷，猫了一下腰轻轻推开门缝闪了出去。

小福子扭过头注视到爷爷在闭着眼睛打盹儿，他知道这是爷爷的老习惯。小福子轻手将杂志从爷爷的手中取了出来，端端正

正地放回原处，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出屋门，来到了走廊，坐在小竹椅上观赏着青石台上的那只大木船。

这是一只非常逼真的玩具木船，那只舵在水中还能自动摇动。在夏季暴雨中院里积水时，小福子就和站在四周走廊的孩子们将木船放来放去，体味着大海边上孩子们的乐趣。

钱大妈家的房门开了，小援子和他妈妈抬着一块花花绿绿的薄木板走了出来，将木板立在窗下靠在墙边，正对着开始移动过去的太阳光。小福子知道这是叫裕襟板，将这些旧碎破布用面糊粘在一起晒干后可以做鞋子用。小援子姐弟仨人的鞋子都是从这块板子上的材料做的，钱大妈一年到头总是在纳鞋底，晒这块板子。

自己总是穿奶奶从柳条包中找出的小皮鞋。小球鞋，那些都是爸爸和叔叔小时候穿过的。在后院枣树林子里玩耍时，小援子的姐姐小英子总是用羡慕的眼光看着自己的脚，小援子的弟弟小抗子老是抽不冷子来踩一下自己的鞋。还叫嚷着什么穿新鞋踩三下等等气人的话儿。

别的孩子倒没有这样。但是，目光中的异样倒是使小福子或多或少的感受到了一些。其实南屋的婧婧在下雨时穿的那双快到膝盖了的雨靴子真是那么贼亮贼亮的，让小福子经常心动得痒痒。奇怪的是全院的孩子们谁也不敢去踩她的雨靴，是不是不敢靠近她呢？婧婧衣服上的香水味确实让人生畏，又香又干净的东西对人来说会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力，使人不敢胆大妄为地对其放肆吧！

噤噤的一阵小跑声响，东屋周家的和平姐姐背着书包从大门洞跑了进来，两只小辫子一扬一扬的使红头绳显得格外好玩儿。

“小福子，你今天怎么没有去幼儿园？”

“和平姐姐，我今天和奶奶串门去了。”

“来，上我家来，我给你看我今天在手工课上做的飞机模型。”

小福子从竹椅上站了起来，扭头听了听屋里没有声音，就拉着和平姐姐向自己伸出来的手跑下台阶跑进东屋。

和平将书包放在桌子上，打开书包盖，双手轻轻地将纸制飞机

模型拿了出來。

“真好！真像！”小福子一邊稱贊一邊要用手去摸。

“別動手，只能看，姐姐把它放在桌子上再好好看。”

和平將書包向一邊擲了過去，把飛機模型平放在桌面上，“這是戰鬥機，你看，我給它畫上了三個小五星。”

“我知道！這是表示它打落過三架敵人的飛機。”小福子的兩只小手在一起搓着，真想用手去拿起小飛機在眼前繞幾圈兒。

“小福子，我告訴你，我做的是我爸開過的飛機！”和平用近乎神秘的口吻對小福子說道，臉上充滿了得意的神情。

“你爸爸會開飛機？”小福子滿懷疑惑地問道，“我怎么從來沒有見過你爸爸呢？”

“你看！他在那兒！”和平用手指着掛在牆上的鏡框。

小福子一縱身蹬在桌子邊的方凳上，看見鏡框中有好多張像片，其中真的有一張照片中是一位解放軍手托大皮帽子站在一架飛機旁，那架飛機的身上還真得有三個小五星。

“你爸現在哪兒呀？”小福子看到鏡框中還有和平的爸媽媽的合影，他們的上衣兜上方縫着有中國人民志願軍字樣的白布條。

“他現在在東北，是中隊長！”

“中隊長？那有幾個星啊？”

“是兩條一杠一顆星！”

“噢！我今天上午去王叔叔家，他是兩個星沒有杠。”

“是嘛？那是中將！更大了！”

“小福子，你長大了干什么？”和平從書包中拿出作業本和課本，平整地放在飛機模型跟前。

“我，我想當老師！”小福子從方凳上跳了下來站在和平身旁。

“當老師？那太難了！我呀！我想將來也參軍，當軍醫。”

“當軍醫？是給受傷的解放軍看病嗎？”

“嗯！也給老百姓看病！”

“老百姓是什麼人呢？”小福子瞪着迷惑不解的眼神注視着和

平那一本正经的表情。

“老百姓，老百姓就是不穿军装的人。”和平迟疑地回答道。

小福子听罢认真地点了点头，在心里想到院里的人们都应该属于老百姓的范围之内。

和平打开铁皮铅笔盒，盒盖上的其中一个小合页已经锈断了，盒盖斜着翻在一边。她从笔盒中拿出一枝很短的铅笔，笔杆上的彩色气球图案还可以看得出来，和平又从盒内取出一个铝制的笔帽小心翼翼地将它套在铅笔头上。

小福子看着和平姐姐插笔帽的动作，知趣地说道：“姐姐，你要写作业了，我该走了！”

小福子边说边两脚落地，留恋地看了一眼那只飞机模型。

“再见！明天放学再来玩儿！”和平打开作业本，低着头说道。

小福子刚推开房门，建国和国庆背着书包正走上门前的台阶。“小福子！”建国伸手在小福子头上摸了一下。

“大哥哥好！”小福子乖巧地向眼前的两位小伙伴问好。

三个人侧身而过，小福子沿着走廊走过。廊沿上的空心雕花在夕阳光辉的透视下在地面上映出一道神奇的花影，瘦小的身影在花影中徐徐掠过。

小福子走到自家的门口刚要推门进去，就听见扑哧一声响，小福子侧脸望去只见孙大妈站在火炉旁边发呆，从炉口处冒出阵阵黑烟，一股糊焦气味弥漫出来。

“这是怎么啦？饼铛呢？”孙大妈喃喃地念叨着。

孙大妈的儿子志鹏手里捏着橡皮从屋里跑了出来，环视了一下炉子的周围大声喊道：“谁偷我们的……”

只见孙大妈急忙用手捂住志鹏的嘴，将志鹏推进门内，抽身又将放在缸盖上的铁水壶拎过来坐在炉子上，缕缕青烟从壶底四周散发出来，与那刺鼻的气味随风飘去。院里一片异常的寂静。

小福子推开房门一步迈过门槛，正和奶奶撞了个满怀。

奶奶用手揽过小福子将房门轻轻地关好，低声在小福子的耳

边说道：“上哪儿去了？可别到西屋去啊！”

小福子仰起头回答道：“我去和平姐姐那儿看模型飞机去了！刚才孙大妈……”

奶奶赶紧对小福子噓了一声，示意小福子不要再说下去了。

隔壁房内传出爷爷那拉长了的声音：“柔合……”

西屋的房门吱的一声打开了，钱大妈双手端着柳条簸箕走了出来，簸箕上的蓝色补布泛出油亮。“孙大妈，怎么啦？一股糊巴味！”她站在门口向北屋问道。

“啊！没，没什么！是我忘了放饼铛了，忙糊涂了！您还没做饭哪！”孙大妈表情尴尬地回答道。

小援子从大门洞悄悄地溜了进来，右手背在身后，手里拿着两支冰板儿，顺着手指缝流出的果汁滴到了发白的蓝布裤衩上。

小援子在他妈的注视下闪身进了屋门。

孙大妈赶紧低下头慌乱地将火炉子的风挡关了一下，然后转身回到了屋内。

“我要吃烙饼！”志鹏噘着嘴，双手一下子将橡皮掰成了两半。

“咱们晚上吃面条儿吧！妈明天再买一个饼铛给你做烙饼，啊！”孙大妈无奈的表情已经在脸上消失，从柜橱中取出长长的枣木杆面杖放在面板上。

“钱大妈！通知全院明天都轰家雀儿啊！用长竹杆挑着红布条，能上房的上房，能上树的就上树！中午上边来人检查，咱们胡同可别有一只家雀儿飞过来！”居委会主任王大妈站在过厅中向钱大妈高声喊到，也是给院里所有住户听呢，根本就用不着钱大妈再做逐级传达了。再说钱大妈也并不是什么小头头，只是经常在胡同的垃圾堆里翻拣烂纸碎布什么的，和居委会的人老打照面而已。

“行！王大妈，您放心吧！”钱大妈爽快地答应着，在王大妈转身迈下过厅的台阶向大门走去时，小声地嘟哝着，“红布条，打格襟还找不着呢！”

李老师怀抱着一摞作业本走过过厅，自言自语地说道：“麻雀

是益鸟呀！着着谁了！”

“嗨！李老师，那家雀儿吃粮食啊！和人争食，人还没的吃呢！”钱大妈站在台阶上听见了李老师的话语严肃地给予纠正着。

“啊！是吗？！您干吗去啊！”李老师没有正面认可钱大妈的话，边打着招呼边拐弯向自己家门走了过去。好像也没有听见钱大妈的回答声。

从西屋传出来姐弟仨人的争吵声，小援子的弟弟抗美大声叫道：“你要不给我吃一口冰板儿我就告诉妈，说你把人家的饼铛卖给收破烂的换钱买吃的。”

“抗援，你给弟弟吃一口，以后可不许干这种事儿啦！”淑英姐姐尖声对抗援喊着。

西屋顿时又安静了下来。

夕阳完全沉入西山，抗美坐在西房与南房交接的瓦片儿上，将欲断的鞋带儿打了个死结，将鞋带两头攀在一起系了个蝴蝶结。

他向西望着在残红暮色中的香山轮廓，心中一片空白。眼底那无限远的青瓦层层好像是那山峰的倒影被沉重地压在自己的脚下。

近处的青砖钟楼和红墙鼓楼高耸入云，在黑压压的瓦片的衬托下是那样的雄伟，那样秘不可测的神圣，它象征着什么？在抗美的心中只觉得眼前的这两座古老建筑没有一点儿生气，没有白面馒头那样的令人回味。

抗援也悄悄地爬上了房顶，无言地坐在弟弟的身旁，嘴角上沾有玉米面菜粥的痕迹。

也许是今天那个冰板儿的滋味还没有在自己的舌腺中得到满足，抗美没有理睬向自己靠近的哥哥。

“你看什么呢？”小援子倒是没有感觉到弟弟的冷淡，好奇地问道。

“我在看鼓楼！”抗美平淡地回答着。两条小细胳膊盘脑后，上

身沿着斜面的房顶贴了下去。

小援子两只眼睛直愣愣的望着已经成为两个巨大阴影儿的建筑物乏味地说道：“有什么好看的，我上去过，里面尽是蜘蛛网，钟楼上也是，围墙外面的那口大钟可真棒，得有多少斤哪！就是太大了！”

小援子的话音还未落，嗓子眼儿早已经有一线口水顺流直下了。

院里出现了杂乱的脚步声和孩子们的呼唤声。小哥俩轻手轻脚地沿着墙头边的老槐树爬到地面。

后院的枣树林里显得黑糊糊一大团，小哥俩儿顺着叽叽喳喳的说话声走到树林后面的由大青石砌成的石舫旁。小伙伴们都已经都坐在了石舫的石栏凳上，又高又壮的子孝坐在六边形磨花玻璃窗的窗台上在讲故事。

小援子和弟弟挤身在子孝悬空的脚下，索性坐在了地面上，屁股下面可真凉快啊！

志鹏和妹妹静茹正好坐在这小哥俩儿的对上方，小援子的后心一阵发凉，刚伸直的两条腿立刻蜷曲起来，侧过头扭向婧婧和她哥哥小刚那边。虽然在夜幕中谁也无法看清别人的神态，他还是有一种感觉，有四道刺入心房的目光在审视着自己。

小援子嗅出头顶上的臭球鞋味直往鼻孔里钻，还是将身体一动不动的紧紧地贴在墙上。

“先说清楚在什么地方！”国庆用生硬的口吻向子孝说道。

“是在安定门外的铁路边，好好听着。”子孝继续讲道。“在箭楼下的一堆煤堆旁边摆着三口棺材。一个工人，是个蹬三轮的，刚送人到城外窑坑那边回来，他望见两边的闪闪磷火一个个小蓝火球儿滚来滚去的，心中一阵发毛。”

有几个小伙伴已经开始缩着脖子向旁边的身体凑了过去，呼吸声倒是减弱了许多。小援子将头向旁边的那只穿着球鞋的脚靠近了一些，心里踏实了下来。

“那个蹬三轮的只觉得两条腿发软，怎么用劲也蹬不动三轮车，这个时候，他全身淌出了冷汗，浑身像筛糠似的，突然！”子孝高音一声，顿时停住话语。

此时在这一群孩子堆中竟听不出一声大气儿。嗖的一声，一只黄鼠狼竖着尾巴从石舫后面的土山堆上跃过那棵海棠树的露根儿窜入枣树林中。它的动作在寂静的黑暗中显得是那么的清晰。

孩子们对这耳边的异常响动谁也不敢闻声而望，都在紧缩着心，呆呆地支撑着自己的身体，静等着子孝的下文。

“你们猜怎么着？从棺材中伸出一只手把这个蹬三轮的脚脖子给拉住了！”

不知是谁在轻声的啊了一声，为人堆中的气氛增添了令人好奇的想像力，尽管各自的心房都在紧张地颤动，手心儿里都渗出了冷汗。

“这时候，蹬三轮的倒是不慌不忙的从挂在车横梁上的白布兜中掏出一分钱，轻轻的将手顺着自己的小腿向下移动，立刻，手中的那一分钱没有了，脚脖子也轻松了，那只冰凉的手攥着一分钱缩回了棺材里。”

大家都齐声出了一口气，手脚移动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子孝咽了一口唾沫，继续讲了下去。“那个人刚向前蹬了两步。”小刚打断了子孝的故事，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呀？”

“噢！我忘了告诉你们了！那个死人是为财死的！”

“别问了，快听着。”国庆伸长了脖子向小刚的身影说道。

“那个蹬三轮的刚蹬了两步，他的脚脖子又被另一口棺材中伸出的手掐住了。”

婧婧的小手紧紧地抓住了小刚的胳膊，浑身开始发抖起来，头上的两条小羊角辫在微微颤动，被一束穿透乌云的月光照出令人恐惧的黑色图形映在子孝身旁的石墙上。

面对这个黑色的活动图形的孩子都瞪圆着眼睛，一声也不敢出，大气也不敢喘地直视着对面，紧张得都无法在脑海中对这个图